

非遗传承人培育模式优化——基于鲁绣民间作坊与院校协同育人调研

孙好青 孙显慧 刘汝敏 刘政平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中国·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 鲁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发展集中体现了齐鲁文化及手工技艺的长期积累。现在鲁绣的传承正经历传承人年龄老化、年轻人不接班、传承场所减少等实际困难, 传统“口传心授”的作坊式传承同现代院校所设教育方案在目的上、资源上、操作上都有较大落差。本文把山东境内鲁绣的民间作坊和各类学校(职业或普通)纳入考察范围, 利用田野方法与深度访谈来分析传承人培育所遇的瓶颈及整体性障碍, 据此提出“作坊—院校”双主体协作育人的思路, 对课程结合、师资互通、项目带动、工坊共用诸项实践作具体思考, 给出课程、梯队、平台及评价诸方面都应改进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经分析可知民间作坊的活态技艺传统与学校教育有很强的互补潜力, 协同育人可以很好地弥合技艺与学历、传统与现代的分隔, 使鲁绣获得既掌握技艺、又善创设计、能传播文化的复合人才, 亦为非遗传人制度提供可推广的实践模型。

关键词: 鲁绣; 非遗传承; 协同育人; 传承人培育; 产教融合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Model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 A Study Based o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Folk Workshops and Schools for Shandong Embroidery

Sun Haoqing, Sun Xianhui, Liu Rumin, Liu Zhengping

Qingdao Hengx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Shandong Qingdao 266000

Abstract: Shandong embroidery (Lu embroidery) i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Qilu culture and craftsmanship. Currently, the inheritance of Lu embroidery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aging inheritors, young people not taking over, and fewer transmission venues. Traditional workshop-style inheritance based on 'oral teaching' shows significant gaps in goals, resources, and practices compared to modern school-based education programs. This paper examines folk workshops and various schools (vocational or general) in Shandong, using fieldwork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bottlenecks and systemic obstacles in training inheritors. Based on this, it proposes a "workshop-school" dual-subject collaborative training approach, offering specific ideas on combining courses, sharing teaching staff, project-driven initiatives, and shared workshops, and provides systematic solutions for improvements in curriculum, talent tiers, platforms, and evalu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iving craftsmanship of folk workshops and school education have strong complementary potential. Collaborative training can bridge the gap between skills and academic knowledg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helping Lu embroidery cultivate versatile talents who master the craft, excel in design, and can promote the culture, while also providing a replicable practical model fo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system.

Keywords: Lu embroide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heritor training;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0 引言

鲁绣亦即“山东绣”, 是围绕山东而展开的传统刺绣形式, 其历史久远、针法多样, 能将北方刺绣所见的粗放厚重同齐鲁文明的文雅庄重一并表现, 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从活态流变角度说,

鲁绣能否继续存在主要由传承人本身及其文化认同来决定。但现代工业及社会变革正使鲁绣的传承出现困难: 民间制作场所所剩无几, 老一代传承者多属高龄, 年轻学徒“招不来、留不住”, 以传统方式学习技艺的人数有明显减少的趋势。

就院校教育本身而言,它是系统地造就人才的主要方式,现在又因非遗政策而开始把刺绣及工艺美术纳入教学内容或专业范围,但所涉实践仍有“重理论轻技艺”“重设计轻工艺”“重创新轻传统”一类的偏向。所学知识多限于课堂、不贴近传统作坊的实际运作和活态传承状态,毕业之后也未必能马上胜任鲁绣行业对技艺的各种要求,因而院校与行业之间常出现结构性的配合困难。

已有研究大体以单个维度(传承或教学)为着眼点来讨论问题,对民间作坊同院校协作这类关系缺少专门分析,未给出完整调研支撑的协同育人思路。本文将山东济南、青岛、潍坊及烟台所辖的鲁绣主要区域作为考察对象,就民间作坊和有关院校做较细致的田野调查,拟就如下问题加以思考:鲁绣传承人培育中目前有哪些基本矛盾?民间与院校协作在理论上、现实中应如何展开?怎样设计可以推广、可行的协同育人优化方案?从实际调查和理论角度出发,文章力谋鲁绣乃至一般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传承人培养所涉学理与实践的双重解决办法。

1 鲁绣传承人培育的现状审视与问题剖析

1.1 民间作坊传承的困境与局限

民间作坊是鲁绣以活态形式延续的基本场所,同时又把技艺、制作及文化都纳入其中予以处理。按现时调查所见,山东现存的鲁绣类民间作坊基本是小而家庭化的工坊或师徒制单位,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人,所用经营方法多为定制、旅游相关项目,抗风险性不强。就传承本身而言现在仍以传统型的“口传心授”跟师学艺为标准,训练时间要三年乃至五年以上,初始收益有限,对年轻人来说未必有足够吸引力。

最根本的困难是有关作坊传承所持的“封闭化”及“经验化”态度:技艺的传授由传承人各自经验决定,没有统一教学安排或系统性学习阶段;作坊缺少现代管理制度、商品化及品牌建设意识;传承人只把注意力放在技艺上,很少运用教育、心理类知识来思考教学问题,因而不能很好转化隐性技艺为能教、能用的教学材料。按此思路进行传承的话,鲁绣技艺不可能迅速扩大影响,其传承效果有较大不确定性,核心人物去世后很可能会出现技艺断层。

1.2 院校教育的优势与短板

院校教育本身就有系统性、规模性及标准化的优势。就山东省而论,已有若干所职业院校和一般高校将刺绣设计及工艺、服装与服饰设计、工艺美术诸项内容列入专业设置范围,有的还设立非遗类工作室或大师工坊,对课程、师资乃至理论做过较充分的探索。由院校来承担鲁绣教学

是获得生源保障、实现教学有序化、推进学术研究的好办法,有利于把鲁绣纳入更广泛的社会视野、提高其学术地位。

然而,院校所实施的教育目前也是鲁绣传承人培育的一大短板。就课程而言有“去语境化”类的问题,教学多以设计知识及软件使用为主,对传统针法、染色、纹样的历史或象征意义交代不够,有关技艺整体性的讲解亦欠充分。师资方面较为单一:校内教员多从艺术设计角度出发、缺少刺绣实作经验,所请民间艺人虽擅长手艺却未必了解教学方法,“双师型”类师资非常缺乏。实践教学本身发展不足,实训室状况不能很好对应实际作坊的情形,学生做出来的作品多为概念性构想而无明确工艺指向,和产业需要有落差。最后,院校的培养时间同鲁绣技艺成长规律之间有矛盾,此类技艺须靠较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掌握,学历教育所用的模块化、学分制不易促成这种长期性的技艺突破。

1.3 双轨并行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鲁绣传承人依托的培育方式是民间作坊同院校教育“双轨并行、各自为政”并存的状态,二者缺少整合、缺少共享渠道。作坊对院校学生持“过客”的态度,以技艺不外泄为由而少作实质性公开;院校把作坊当作“实习点”,只做临时性观察或表面性试验,难有长期合作计划。由此而生的割裂又使两种资源同时失效:作坊得不到有关教学的完整思路及年轻力量的支持,院校亦无实际技艺训练或行业指导者,最后鲁绣人才出现“培养不出、留不住、用不上”的恶性循环。

2 协同育人模式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

2.1 协同育人的理论依据

对协同育人模式的思考要以多种理论作交叉参照。就教育生态学来说,民间作坊及院校可视为鲁绣传承所涉的“微观生态系统”和“正规教育系统”,二者之间有关能量或信息的往来是传承生态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产教融合的思路把产业与教育两方面的边界、资源都纳入统一考虑,给作坊一院校协作以制度上或逻辑上的合法性。而情境学习的理论又说明:技艺类知识如要获得实际运用价值必须借助“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学习不能脱离具体实践而孤立发生,观察、模仿、参与都是掌握要点的路径,此点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作坊学习的成效。

2.2 “双主体、三融合”协同框架

结合有关理论及实际调查资料来思考问题,文中给出“双主体、三融合”所指的鲁绣协同育人方案。“双主体”

是将传统作坊与学校都当作育人主体,不把二者看作单纯供给或接受方。作坊要负责技艺教学、现场示范和行业行为的引导性管理;院校应做一般知识、思想方法、设计创意及职业态度的培养主体。双方以平等姿态商定发展目标、合作开发课程、一起对教学质量加以控制。

“三融合”所涉的是目标融合、师资融合及场域融合。按目标融合的要求来思考,作坊要传递技艺、院校要培育素质二者应结合,由此得到“懂技艺、能设计、会传播”类的复合人才。师资融合以“校内导师+作坊师傅”为标准采用双导师方式,学校方面做设计分析或文化说明,作坊师傅谈针法、述行业,各自分工又配合地备课、上课。场域融合不拘泥于校园范围,让作坊成为教学的一部分,使课堂靠近实际传承点,形成“校中坊”“坊中校”的立体教学场域。

2.3 实践路径探索

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协同育人可按四条思路展开。第是课程嵌入方式,把鲁绣主要技艺模块作为课程要素加以整理、嵌入专业计划,由作坊传承人来讲核心技艺部分,院校教师做理论引导或设计补充,形成“技艺打底、设计提升”类的课程链条。第二是项目驱动方式,利用作坊已有的订单或新式文创项目作依托,以“学生+师傅+教师”为标准组建项目团队,用现实生产过程带动技艺传授及设计突破,达到“做中学”“产中学”的效果。第三是工坊共建思路,院校协助解决场地、设备问题,作坊提供技艺及品牌资源,一起设立校内实训工坊或校外教学基地,得到“前店后厂、校企一体”这样具体的合作成果。第四是学徒制革新思路,结合德国“双元制”和现代学徒制做法,确定“院校学籍+作坊师籍”的双重角色制度,学生在校接受文化知识与基本训练,在作坊随师修习核心技艺,学制中交替进行,毕业即同时拿到文凭与技艺证书。

3 鲁绣传承人培育模式的优化策略

3.1 重构“技艺+文化+创新”三维课程体系

目前所遇的课程碎片化、技艺与文化分离现象应予以解决,宜建立以技艺传承为基础、文化理解为要点、创新设计作延伸的三维课程体系。从技艺角度出发安排鲁绣基本针法、抽纱做法、色彩逻辑及面料知识诸项内容,把传统技艺训练落实到具体可学的层面;对文化部分作齐鲁民俗、鲁绣纹样传统或非遗相关论述的说明,使学生有文化归属感和传承动力;有关创新的课程要结合当代设计、数字工艺、文创思路来展开,给学生以开拓视野、应对市场的启发。所设计课程按“模块化、进阶式”方式处理,低

年级偏重技艺与文化启蒙,中高年级集中于项目、于创新,能力发展呈螺旋式上升态势。

3.2 建设“双师型、梯队化”师资队伍

师资是协同育人制度得以落实的核心要素。要以双向流动思路来建设师资体系:从作坊中挑选技术好、能清楚说明的传承人,用有关教育、教学的培训使其适应讲授需要,把他们作为院校兼职教师或产业导师加以使用,列入院校师资的管理范围;同时又安排院校教师有计划地驻坊工作,做实际产品、学具体技艺,逐步获得一线知识,向“双师型”类教师转化。对于传承梯队应设立“大师—骨干—青年”三个层次,国家、省两级传承人处于上位,专司关键技艺及发展导向;中年技艺骨干是主体部分,负责课程及任务的开展;青年学徒或好苗子是后备资源,按“以老带新、以师带徒”形成可延续的师资与传承梯队。

3.3 搭建“实体+虚拟”立体实践平台

实践平台所含内容多少对技艺习得有直接关系。就实体平台而言,要着力推进“一坊一基地”的建设,把主要作坊都纳入院校的教学实践范围,由院校来安排鲁绣工坊及配套的工、具、材料等要素。从虚拟角度出发,应有计划地收集鲁绣有关的数字资料,用高清晰影像说明基本工艺、整理纹样和针法(三维形式),设立网络学习方式,将时间与空间因素排除在外,使各类技艺信息既可保存又可远距离传授。另外要按期举行竞赛、设计展或非遗校园活动,形成传播、交流的场合,促进学习兴趣和社会认同的形成。

3.4 完善“过程+成果”多元评价机制

现行的学业评价多以作品或理论考试为中心,不能完整地说明传承人所掌握的技艺及素质。有必要设立多元评价制度:从评价主体角度来说,应让作坊师傅、校中教师、专业人员及同学共同来判断;就评价内容而论,要同时考察技艺熟练性、作品质量、文化知识、设计思路、传承意愿诸项指标;就评价方法而言,宜把过程性与终结性结合运用,把学生平时在作坊里做事的情况、成长轨迹及对项目的贡献都纳入考虑,不要只靠期末成绩做定论。对基本技艺部分可以借用作坊传统所称的“出师”加以考核,按传承人认同的行业标准予以认定,使传统与现代学分有对应关系。

4 结语

对鲁绣而言,当代传承既是技艺的延续,也是文化基因的现实运用及创新转化。文中以山东所见鲁绣民间作坊及有关院校为对象作实地考察,把当前传承人培育中出现的“双轨割裂”资源错配“目标偏离”诸项问题纳入分

析,提出“双主体、三融合”这种协同育人思路,又按课程、师资、实践、考核四方面来设计整体上较完整的改进方案。调查所得结论是:作坊类活态技艺与院校教育有很强的互补潜力,协同育人不能只看资源的简单集合,而应着力改造观念、调整方法、更新管理机制(即教育体制的深度变革)。

有关协同育人模式的推广目前仍有较多现实困难:作坊要维持生计而教学又不能缺位,院校管理及合作形式应作适当调和,政策所定资金及制度保障还有待落实。对已启动的试点项目宜作后续观察分析,把作坊按大小分列、将院校作类型区分后加以对应思考,对协同育人的各种制

度与政策作较完整的梳理。若能以民间作坊的“烟火气”配合院校教育的“书卷气”来共同发力,鲁绣就可获得立足传统、走向新境的年轻一代传承者,古老齐鲁技艺亦将因之有长期生存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石行毅. 传统鲁绣图案纹样的审美价值与当代创新发展路径[J]. 艺术大观, 2025(28):13-15.

[2] 刘大川. 鲁绣的流变、特色、传承现状与发展对策[J]. 人文天下, 2022(1):77-82.DOI:10.16737/j.cnki.rwtx81281190.2022.01.006.